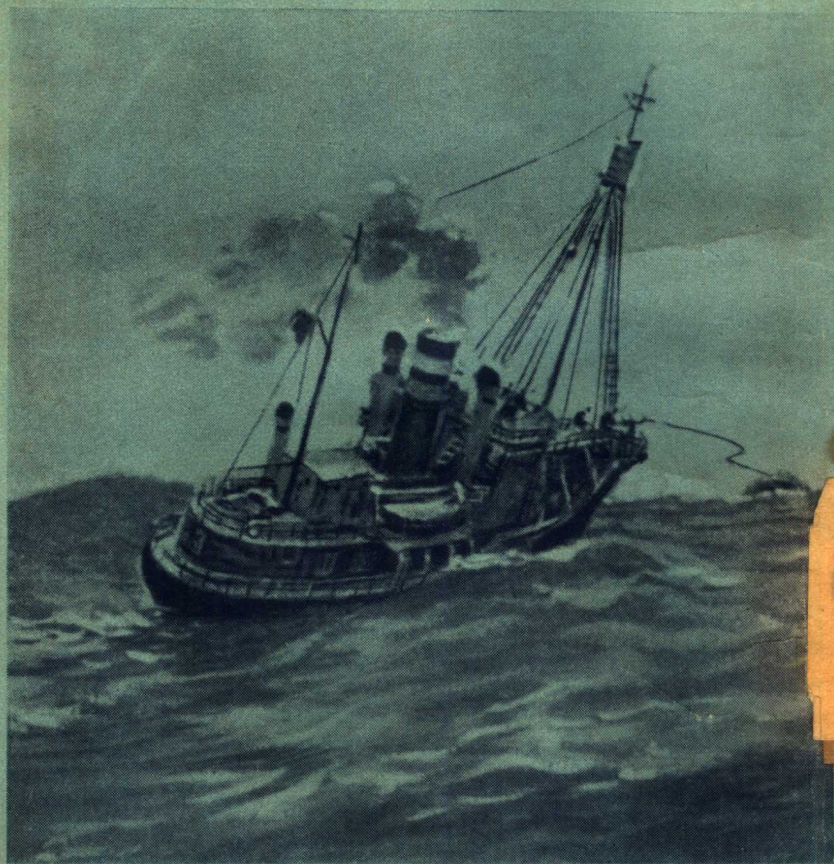


南極捕鯨記

——「斯拉瓦」捕鯨船隊的故事——

索良尼克著



南 極 捕 鯨 記

——「斯拉瓦」捕鯨船隊的故事——

蘇聯 索良尼克著

丁 一 譯

時 代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A. Solyanik

ANTARCTIC WHALING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Ahsia Shoyett
and Mary Mackler, published in abridged form in
Soviet Literature Monthly No. 10, 1954, Moscow.)

內 容 提 要

蘇聯「斯拉瓦」捕鯨船隊以旗艦「斯拉瓦」(「光榮」號)命名，全隊除旗艦外，有捕鯨艇十艘，拖鯨艇四艘，研究艇一艘，全體船員六百餘人，設備齊全，規模宏大。每年十月，全隊從教德薩出發，去南極作七個月的捕鯨航行，同時對南極地方作全面的科學考察。

本書作者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索良尼克是船隊的隊長，他敘述了該隊第七次航行的經過。書中對各種鯨魚及捕鯨技術、南極風光有扼要而動人的介紹和描寫。同時，作者還簡練地刻劃了船隊中幾個先進人物形象，介紹了他們的創造性的社會主義勞動態度，他們的顯赫的勞動功績，以及全隊的工作特點——集體主義的精神。

时代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 45 號
(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十四號)

新華書店發行

外文印刷廠印刷 北京第三裝訂生產合作社裝訂

1955年4月北京初版 1955年4月第1次印刷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14/32 字數：27 千字

1—12,070 册 定價：(6) 0.15 元

我們是在一九五二年十月八日啓航的。傍晚，最後一批貨物已經裝在船隊旗艦的貨艙裏，起重機和絞盤都沉寂了。八點鐘光景，最後一羣客人離船上岸。在告別的汽笛聲中，我們起錨開船。

我們的船隊由旗艦「斯拉瓦號」●和十五艘捕鯨艇——「斯拉瓦一號」、「斯拉瓦二號」等等組織而成，旗艦「斯拉瓦號」同時也就是我們的工作船。在全蘇聯的捕鯨船隻中，我們的旗艦是最大的一艘——排水量三萬噸，長一百五十公尺，寬二十二公尺。它的航速每小時達十二海里，就是二十二公里以上。船身堅固，造就具有破冰前進的能耐。現代化的航海儀器使它在任何情況下——無論是在漂流的冰山之間，在黑夜裏，在濃霧中，或者在漫天的暴風雪中——都能行駛在南極的未經勘探的海洋上。

這艘船確乎是個水上工廠。上甲板是剝鯨皮、取鯨油的工場。船尾有一個斜坡，往下

直通到海裏，捕來的鯨魚用幾架四十噸的絞盤打斜坡拖到甲板上來。在那裏，剝鯨工人們使用着絞盤、汽鋸、取油叉和弧刃的剝鯨刀，剝取鯨油，並且把鯨身按照規定尺寸切成一塊一塊。這些鯨魚塊和一部分內臟接着便被拖到裝置在下甲板上的汽鍋和切肉機的入口處，那些設備爲數約有三百套之多。鯨油放在二十個各種類型的大鍋裏熬煮，然後送入強大的脫脂器裏。鯨肉製成一種粗粉，是家畜和家禽的良好飼料。

旗艦上共有船員三百七十餘人。

捕鯨艇是些排水量不超過五百噸的小船，每艇有船員二十到二十五人。這些船極容易駕駛，能够「突然轉身」——我們的船員愛這麼說，能够開到每小時十四海里的速率，儘够追逐鯨魚。它們的發動機開起來那麼靜，可以輕輕地駛近鯨魚。艇上都裝置着各種航海儀器和無線電設備。

每艘捕鯨艇的前甲板上架着一門捕鯨砲，那是一種裝置着瞄準器的滑膛砲，發射出重達七十公斤的魚杈。魚杈上縛着一根緯，或者說是用牛油酮或尼龍編成的繩索，長一百公尺。這根繩索編接在一根堅韌的呂宋麻繩上，那根麻繩盤在船艙裏，差不多有一公里長，魚杈發射出去後，便把麻繩放出，使捕獲的鯨魚不致沉沒或逃跑。魚杈頭部後面有一個尖頂，藏着四個收摺着的金屬倒鈎。魚杈射中鯨魚，砲彈頭立刻爆炸，同時倒鈎就放出來，緊緊地嵌入鯨魚的肉裏。

這時一架蒸汽絞盤收進杓索，中杓的鯨魚便拖到了艇旁。船員把一個金屬管插入鯨魚的屍身，那個金屬管接在橡膠管上，而橡膠管則接在一架打氣機上。這樣，鯨魚屍身裏打進了壓縮空氣，便浮在水上不會沉沒——金屬管所留的洞給堵塞了。於是打了氣的鯨魚就被緊緊地綁在艇旁，拖到工作船上來處理。

捕鯨艇離開旗艦出去游弋，往往遠達一百或一百五十英里，如果把捕獲的鯨魚拖回去，就要損失寶貴的時間。在這種情況下，就在鯨魚身上插一面紅旗，同時把它的精確的位置報告旗艦。這樣做了之後，捕鯨艇就可以讓它在那兒浮着，自顧去繼續捕鯨。我們把十艘汽艇叫做「積極的」捕鯨艇。它們的任務是追捕鯨魚。另外四艘做拖輪的工作，專門把插了紅旗的鯨魚拖回工作船去。可是，碰上機會，拖輪也會捕鯨。第十五艘汽艇呢，它一方面是進行科學研究工作的海上實驗室，同時也是青年砲手們的訓練所。

在去南極的路上，船隊一般要開到一兩個外國港口去補充糧食，或者進行必要的修理。我們這一回訪問了阿爾及爾●，一星期後又訪問了達喀爾●。到十一月一日，船隊已

● 法國在非洲的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的首邑，兼爲軍港，瀕地中海南岸。——譯者
● 法屬西非的重要軍港。——譯者

經航行在大海洋●上了。不久，我們就開始看見升起在波濤上的水柱子。鯨魚正成羣結隊或者單獨往南向南極疾進，在那兒，預期夏天會有大量的食物。於是我們也開足馬力向南駛去。

這一南極動物中最有趣的是藍鯨，有鱧鯨，駝背鯨●和抹香鯨等。

在史前時期，鯨魚是一種陸地哺乳動物。由於生活在水裏，它的構造逐漸發生了變化。它的前肢變成了槳形的前鰭，而後肢則完全消失了。僅存的只有骨盤骨的一些痕跡。鯨身的其他外在部分也都改變了，或者消失了，結果它的外形就成了「流綫型」的。例如鯨魚沒有長在外面的耳朵，只有隱藏在皺皮裏的小孔。鼻孔長在腦袋的頂上，並不突起。它拋棄披身的獸毛，而長了一身鯨脂，保留下來的不多幾根毛，盡的純粹只是觸覺的機能。

在內部器官方面，可以看到的變化比較少。鯨魚仍舊是用肺呼吸的。爲了更換肺裏的空氣，它便升到水面上來，於是水面上就產生很大的水柱子，那是它呼氣時造成的。這水柱子到底是什麼性質，科學家推測了幾千年。亞理斯多德●認爲那是鯨魚「呼」出水來，許多科學家同意這種說法。比較可靠的解釋是：鯨魚在將要到達水面而還沒有冒出水面的時候就張開了鼻孔，因此那股相當有力地排出的氣在穿過水裏的時候蒸發了那水，結果便造成了水柱子。

鯨魚的生殖方法也大致沒有改變，雖然小鯨魚是產在水裏而不是產在陸地上的。關於初生的幼鯨爲什麼不會窒息這一點，過去說法不一，但是現在大家都已經知道自然是怎樣照顧着這一個困難的，因此我們的確沒有爲幼鯨的命運担心的理由。母鯨生產的時候，把尾巴高高地舉在水面上，結果，幼鯨一出生，在還沒有沒入水中之前，兩肺就馬上吸滿了空氣。

母鯨是在水裏哺乳的。因爲鯨魚沒有軟唇，所以它的哺乳方法和別的哺乳動物有些不一樣。當幼鯨的嘴挨近母鯨待哺的時候，母鯨就收緊腹部的肌肉，逼射出一股射勢強勁的奶來。爲了不使乳汁有一點兒浪費，幼鯨並不滿足於僅僅用嘴去承接，它把舌頭緊緊地捲住奶頭，形成一個管子似的東西，就和小貓小狗有時吃奶的方式一樣。

鯨魚的乳是無比滋補的。它濃得像煉乳似的，含有脂肪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如果拿牛乳來比較，那末牛乳含脂肪只不過百分之四！

新生的鯨魚十分龐大——有母鯨的五分之一到一半那麼長。小鯨——如果這樣的龐然巨物還可以叫做「小」的話——每天吃奶二百到三百公升，每天增加重量六十到一百公

● 指大西洋。——譯者

● 或稱座頭鯨。——譯者

● 古希臘大學問家，紀元前三八四——三三二年。——譯者

斤，說它每小時在長大，並非虛話。到哺乳期（大概八個月）末了，它的長度增加了一倍。到兩三歲的時候，它就和爹媽一般大小了。

長大了的有鬚鯨的主要食物是一種小蝦狀的細小的軟體動物，這種軟體動物繁生在海洋的浮游動植物裏，重三分之一公分到一公分多些。我們知道，鯨魚胃裏的食物往往有一噸多重，那末鯨魚要吃多少這種軟體動物，便可想而知了。我們的研究小組是有系統地在研究鯨魚的食物，有一次，在一條二十公尺長的有鰭鯨的胃裏，他們計算出來的這種軟體動物多到兩百萬個。食物還沒有消化，那就是說，這麼大量的東西是一「餐」吞食了的。考慮到鯨魚幾乎是不斷地在吃東西——這是它為什麼要放棄比較偏北的海洋而到南極來的原因，那末我們就不難明白它所消耗的浮游動植物一定達到了天文學數字。

有鬚鯨主要以浮游動植物為食物，這一事實決定了它的主要特點。有鬚鯨雖然在胚胎時期是有牙齒的，但後來就沒有了。在長大了的有鬚鯨口部，代替牙齒而生的是幾百片骨質的東西，長成髮狀的細小構造，組成密密的一排縫子。有鬚鯨的這個篩子使它便於把食物送進口裏。它張着嘴巴在一大羣浮游動植物之間游過。當它嘴裏充滿了水的時候，它霍地把上下顎閉上。水打「篩子」裏流了出去，而食物却攔住在嘴裏了。於是它用舌頭把食物從篩子上捲下來，逐漸送進喉嚨裏去。

在南極的有鬚鯨當中，藍鯨、有鰭鯨和駝背鯨等是有商業價值的。

在我們所知道的動物中，鯨魚是最大的的一種。一條藍鯨可能重達一百五十噸，長達三十三公尺。的確，由於捕殺得快，這樣龐大的藍鯨是再也碰不見了，現在一般的長度都不超過二十五公尺。即使如此，它們也是够大的了。我們有一次捕獲一條典型的二十四公尺長的藍鯨，它的下顎和舌頭都有兩噸重，它的頭骨有三噸重。這樣一條鯨魚一般可以出產十四噸到二十三噸的油、肉粉和其他產品。藍鯨是一種力大無朋的動物，它的力氣大約相當於一千七百匹馬力。

鯨魚中最普通的是有鰭鯨，平均體長二十公尺。據一般估計，要兩條有鰭鯨才出產一條藍鯨的油。有鰭鯨以警覺機敏著稱，在逃避追捕的時候，它極盡迂迴曲折的能事，因此追捕有鰭鯨，尤其是在冰山和冰原之間追捕，是一件需要機智的工作。但是我們的砲手對於它的詭計都研究有素，所以「斯拉瓦」捕鯨船隊每次出航所捕獲的有鰭鯨正一次比一次增加着。

駝背鯨是十分稀奇的品種，它在鑽到水裏去的時候，把背拱得十分厲害，因此得名。它也叫做「長臂鯨」，因為它的前鰭長四公尺，超過別的小鯨魚的前鰭五倍或六倍。我們常常看見它在海裏嬉戲。事實上駝背鯨並不是真有這樣愛鬧愛玩的性情。剛相反，大家認為它所以老是做這個滑稽的動作，只是爲了要擺脫皮上的寄生動物。

在各種有齒鯨中，我們捕捉的是真甲鯨——或者叫做抹香鯨，偶爾也捕捉逆戟鯨。

抹香鯨的油只用於工業方面，它的肉簡直是不能吃的。我們甚至沒有用它的肉來做肉粉。但是「斯拉瓦」捕鯨船隊十分重視捕捉抹香鯨，因為一條抹香鯨的肝重四百公斤，所含甲種維生素多到和一百噸優等奶油或者五百萬個雞蛋相等。鯨腦油是打抹香鯨腦袋裏取得的一種蠟似的物質，普遍地用做化粧品的原料。婦女們能夠用到上好的雪花膏大半得感謝抹香鯨，這恐怕是她們想不到的。

無論在解剖學上，在生活方式上，抹香鯨都和別的鯨魚不同。它並不吃浮游動植物為生，吃的是烏賊、章魚和一般魚類。它只用左邊的鼻孔呼吸，右邊那個是閉塞的。和各種有鬚鯨比起來，在美觀上抹香鯨好像是差了些，但是它却因此佔了十分重要的實際便宜，因為右邊的鼻腔和兩肺相通，無異多長了個空氣貯藏器——結果抹香鯨就能比別種鯨魚在水底多待很長時間。

抹香鯨和各種有鬚鯨不同，它是實行一夫多妻制的。雄抹香鯨的「金屋」裏藏着二十到四十條雌鯨。這些「金屋」的幸福的主人——我們捕鯨人管它們叫「皇帝」——和「單身漢」之間時常發生惡戰。攻守的武器是腦袋。雙方以每小時十二海里的速率，帶着幾乎二十公尺長的身體的重量（六十或八十噸），迎頭猛撞，試想彼此給予對方的是多麼可怕的打擊。而且，你要知道，抹香鯨的腦袋等於身體長度的三分之一呢。有一回，一條中杈的抹香鯨竄到「斯拉瓦十號」底下，用頭一撞，折斷了螺旋槳的一葉，使這艘捕鯨艇好幾

個星期不能使用。至於那條抹香鯨，我們後來查明，只不過擦破了幾處皮肉。

有齒鯨的第二種——逆戟鯨，也是很有趣的。逆戟鯨十分兇猛，愛吃企鵝和海豹，也吃魚類。有時一羣逆戟鯨甚至會去進攻海中霸王有鬚鯨。它特別愛吃的美食是插了旗的死鯨的舌頭——這種口味使我們要支付很大的代價，因為一條鯨魚的舌頭至少可以熬得一噸油呢。

天氣很照顧我們。十一月初，溫度升到了攝氏二十五度。固然，有時下細雨，有時一陣灰濛濛的霧霾蒙住了地平綫。但是接着，在晴朗的日子，太陽、白雲和海水合起來共同產生一種五光十色的奇觀，使我們說不出地目眩神搖。

在大自然擺出的筵席面前，我們慶祝了對我們大家都珍貴的節日——十月革命的三十五周年紀念日。我們嚴肅地升起國旗，然後把各公共團體、遠東捕鯨人員、科學家、藝術家、少年先鋒隊員以及親友們發來的三千個賀電選一部分當衆宣讀。接着，甲板上就出現了一個大競技場，凡是大小有塊空地都進行着拳擊、摔跤、排球和田徑賽。個別表演之後，又舉行了團體比賽。晚上，所有船艦上都放映電影和舉行「本地音樂家」演奏會。音樂的旋律打四面八方傳來。我們離開祖國萬里，但是仍舊覺得是和它在一起。

大概兩天之後，晴朗的天氣結束了。黎明帶來了霧霾，下午就轉為飄個不停的細雨。

當太陽打烏雲裏稍一露臉的時候，一片洶湧的大海就呈現在我們眼前。氣溫一天天在往下降。

我們已經駛近萬古長泰的區域了。一連幾天看不見一隻鳥，也看不見一艘船。後來，信天翁出現了。一天，一條幼鯨游到我們的旗艦旁邊來。它一定是失羣離散，錯把我們這艘大船當做自己的媽媽了。不管怎樣，它碰見我們顯然是很高興的。它在水裏鬧着玩兒，一會兒潛入水底，一會兒又冒出水面，有時追過我們的船，繞着船游，有時仰面朝天，又潛入水底。這樣大概玩了一個鐘頭，最後它疲倦了——我這樣假定——落在後面了。

十一月十五日，我們駛入「怒吼的四十幾度」●，充分準備好和狂風暴雨作鬥爭。但是這回却是例外，我們幾乎完全風平浪靜地駛了過去。

天氣愈來愈冷。我們逼近南極圈了。

人們在西班牙、紐芬蘭、斯匹次北爾根●、挪威、堪察加●和楚克奇●等地沿海的海灣和海洋裏獵捕鯨魚有幾百年之久。這些地方的魚源消耗淨盡後，捕鯨的人們就向南極進發。今天南極已經成為全世界的主要獵場。戰前每年捕鯨季節的捕獲量多達四萬條。在這樣濫捕的情況下，無怪這遙遠地方的魚羣也驚人地日益小下去了。根據進步的科學家們的動議，簽訂了一個國際協定，禁止捕殺稀種鯨魚、幼鯨和哺乳的母鯨，並且劃定了捕鯨區。

的界綫。季度的限額和季節的長短是每年規定的。譬如說，脊鰭鯨和藍鯨一般准在一月到三月間捕捉；駝背鯨准在二月裏捕捉，而且只有短短幾天。

對於捕捉抹香鯨還沒有什麼限制，我們計劃着拿它們來開始我們的捕鯨季。我們動手的那天是十一月十七日。黎明有霧。我們每一刻鐘都扭開雷達探測器，以防挨近看不見的冰山。但是我們也得避開大浮冰，而它們却往往不是能够在儀器的自動紀錄上看出來的。作爲旗艦的船長，我跟值班觀察員和一個船員一同站在艦橋上，三個人的六隻眼睛都緊貼在望遠鏡上。旗艦時時鳴着長長的汽笛聲，以免和各艘捕鯨艇相撞。

後來大霧散去，展露出一幅典型的南極春景。船隊被包圍在許許多多淺藍色的冰山之間。大塊浮冰輕輕地逐着波濤，打船身旁邊慢慢地漂過。到處是一片片海藻和一羣羣浮游動植物，在深暗的海面上點綴出綠色和赭紅色的斑點。蒼白的天空裏，海燕在雲間掠過。可是沒有多久，一陣濛濛細雨把這片景色洗了去。

我們已經到達了頭天派出去偵察的「斯拉瓦四號」和「斯拉瓦八號」碰見小羣抹香鯨

● 大西洋的一段洋面，在北緯四十度與五十度之間，風浪險惡。——譯者

● 北冰洋中的羣島，位於挪威北部。——譯者

● 西伯利亞東部的一個半島。——譯者

● 西伯利亞東北端的一個半島。——譯者

的地點。我命令捕鯨艇組成捕鯨的隊形，就是說以彼此相距十公里的隊形前進。我站在艦橋的崗位上看捕鯨艇成扇形散開，消失在遠處了。

旗艦上爲接收鯨魚而作的最後的準備已經完成。對於我們大部分船員來說，開始捕鯨並不是新事情，可是全船默然無聲，靜靜地期待著，彷彿在就要發動進攻的前綫一樣。每個人心裏都很激動，雖然外表上看得出來的只有我們大家臉上那種緊張期待的神情，以及平常最愛說笑的人這時所保持的罕有的沉默。

雨過了，天晴了。太陽羞怯地露出來，立刻把冰山染上略帶淡黃的玫瑰色。捕鯨艇時時發來報告。抹香鯨噴射的大股水柱子已經發現了。

時間一分鐘一分鐘過去，使得令人不耐煩。最後，無線電噼啪地響了：

「『斯拉瓦五號』報告。捕獲鯨魚一條。」

這回捕鯨季首開紀錄的光榮就屬於「斯拉瓦五號」的船員們，這艘捕鯨艇的砲手是瓦西里·邱庇科夫，艇長是阿蕭特·克拉利克揚。向他們祝賀後，我馬上下命令：

「剝鯨工人準備。」

僅僅這簡單的一句話，全船屏息以待的氣氛立刻就一掃而光了。

我們沒等多久，「斯拉瓦五號」便駛入視野了。幾乎全體船員都湧到甲板上來看它駛近。在船橋上，在體格壯實的艇長身旁，站着砲手邱庇科夫，個子矮矮的，穿一件白色羊

皮襖，嘴角上掛着羞怯的笑容。

旗艦鳴笛相迎，樂隊奏起音樂，一眨眼之間捕鯨艇已經在我們船尾傍着了。絞盤鏗鏘地響着，兩噸重的大鈎深深地戳入一個黑色大屍身的尾部，把它打斜坡上緩緩地拖上來，又在甲板上拖着，好奇的人們正跟剝鯨工人們一齊站在那兒等着。照相機卡嚓卡嚓地響着——能照相的人誰都急着要攝取捕鯨季中首開紀錄的第一條鯨魚。

大家正在照料這條鯨魚的時候，接到了新的報告。

「『斯拉瓦十五號』報告。砲手伊凡·奧比尤霍夫捕獲鯨魚一條。」

下面傳來強大的馬達的吼聲宣布：與這同時，第一批鯨油已經進入大鍋。無線電正傳來更多的好消息。

「『斯拉瓦二號』報告。德米特里·尼古拉耶夫正把他的鯨魚送上。」

「『三號』報告。尼古拉·尼爾雅克捕獲了他的第一條鯨魚。」

「『七號』報告。費多爾·普羅科平柯擊中。」

夜色降臨時，「斯拉瓦五號」又說話了：

「又捕獲抹香鯨一條。」

忙碌的工作日開始了。

霧和大風雪阻礙着我們。可見度幾等於零。往往站在艦橋上看不見船尾在進行什麼工作。突起的狂風常常作弄我們。有一回，正當「斯拉瓦十一號」把一條鯨魚繳到斜坡上來的時候，一陣白霧襲來，就在我的眼面前把「十一號」遮得無影無踪。我起初以為是我沒注意，它悄悄地開走了，但是霧散時，它還是在原來的地方。

第一個星期快終了時，風浪大得厲害。別說捕鯨，就是把鯨魚弄上旗艦來，也一天難一天了。我記得，十一月二十六日那天晚上，「斯拉瓦十一號」和「斯拉瓦十四號」把「積極的」捕鯨艇在頭天捕殺的幾條抹香鯨拖了來，它們在大船旁邊掙扎了幾個鐘頭，才把鯨魚弄到斜坡上。這時正颳着全強風，連我們的旗艦也感覺困難，不得不以船頭衝着風浪，藉以減輕搖晃，至於那兩隻小小的拖船，它們冒着衝上船去的巨浪，受着無情的顛簸和折磨。然而，一天又一天，不管天氣多麼惡劣，我們的砲手天天增加着得分。

起初，領先的是「斯拉瓦六號」的阿歷克賽·佐洛托夫，他是全船隊聞名的砲手。當他離開故鄉的阿拉韋山，來到海參崴，第一回看見大海的時候，已經是個大人了。他在那兒的「阿柳特號」上工作，後來做了砲手。他加入我們船隊的時候，還只保持五十條抹香鯨的紀錄，但是他十二分頑強，很快便迎頭趕上了。

我們很少有人會忘記他追捕一條二十八公尺藍鯨的情形，這樣巨大的鯨魚現在是十分難得看到的。捕鯨人管這種鯨魚叫作「科學院院士」。它被人追捕大概已經不止一回，螺